

# 鞭春牛

□常州 戚思翠

目光掠过台历,发现牛年立春是阳历2月3日,农历腊月二十二日。倏然想起有趣的“鞭春牛”。

立春,俗称“打春”,即冬至数九后的第六个“九”开始,故有“春打九九头”之说。农谚亦有“宁舍一锭金,不舍一年春”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的说法。

“鞭春牛”又称“鞭春”“祭春牛”“打春牛”,就是用泥牛或纸牛象征农事的耕牛,肚子里塞上五谷等物,当牛被打烂时,五谷就流了出来。“民以食为天”,这一习俗,体现了人们对春天、对农业丰收的无比祈盼。

生长在农村,童年记忆里,每到立春,在生产队场头就会上演一场别开生面的鞭春牛的好戏。篾扎纸糊“金牛”,披红戴绿,牛角尖尖,牛眼传神,栩栩如生。牛身高四尺,象征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;牛头至牛尾全长八尺,相当于“八大节气”:立春、春分、立夏、夏至、立秋、秋分、立冬、冬至八个节气;牛尾长一尺二寸,代表

一年十二个月。村人事先选出执鞭人,必须是干农活的好把手,且在村里威望极高。当时担任生产队队长的父亲常当选这一象征荣誉的职务。

在一阵锣鼓喧天、鞭炮震地的声响中,父亲一副“圣者”之样登场。只见他无比虔诚、全神贯注,昂首面向东南,后蓦然高高扬起鞭子,朝“金牛”狠狠地抽了一下。随着“啪”的一声脆响,手起鞭落,打春牛开始……纸牛破碎,腹内落下很多五谷杂粮、“金银财宝”、糖果玩具等,男女老少,人人争捡,包括那些纸牛碎片,都被捡拾得一干二净。只听大人们说,捡到的人,新年会发财,有饭吃。

鞭打春牛时,要边打边唱,往往是打一下,唱一句。至今我还记得父亲鞭春牛的唱词:一打风调雨顺,二打家畜兴旺,三打三阳开泰,四打四季平安,五打五谷丰登,六打六合回春……每唱一句,周围的乡亲们都会高声应和一句,这样一唱一和,把平

日宁静的乡村渲染得热闹非凡。犹记七岁那年,鞭春牛活动刚刚结束,哑婶搀着她的养子来到场头,父亲不由分说,将我手里抢的“宝贝”给了他们一大半。当时我还没入学,更不懂事,竟赖在地上哭鼻子……

长大读书后,读到诗人杨万里的《观小儿戏打春牛》:“小儿著鞭鞭土牛,学翁打春先打头。黄牛黄蹄白双角,牧童缘蓑笠青箬。今年土脉应雨膏,去年不似今看乐。儿闻年登喜不饥,牛闻年登愁不肥。麦穗即看云作帚,稻米亦复珠盈斗。大田耕尽却耕山,黄牛从此何时闲?”我才真正懂得“鞭春牛”的含义。春天到,人犯困,牛也懒洋洋的,挥鞭一打,象征把人和牛的懒惰都打跑,意在鼓励农耕,发展生产,以祈丰年。

一晃数十年,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,机械耕作早已取代了牛耕,耕牛也渐渐地退出了人们的视线。但儿时的鞭春牛场景,恍若昨日,历历在目,记忆犹新。

## 小黄过年不回家

□南京 关立蓉

小黄是我的文友,安徽人,在我所居住的这个城市打工。在一次文学交流会上,我偶遇他,彼此加了微信。从此,我的朋友圈就多了一抹金属的光泽,冲击钻、电线、电表……这些电动工具常常是他朋友圈的主角。小黄说,这就是他战斗的武器。

有时,他也发一些工地状况的图片,嶙峋的乱石,飞扬的尘土,小黄和工友们满面灰尘,却有那样灿烂的笑容。我曾经在他的朋友圈中看到,在他的住宿的地方,有一个小小的洗漱间。我想下班之后,从尘土飞扬喧嚣震天的工地上回来,他能在那儿冲刷去疲劳,穿着干净衣裳,在灯下阅读写作。

今天,小黄的朋友圈主角是一只锃亮的水龙头。水龙头前,两双大手握在一起,小黄的大拇指似乎受了伤,缠绕着一圈白纱布。他配了一段长长的文字。这段文字让我动容。

小黄说:从进入农历十月开始,我就默默地在心里数着日子,期盼着春节能早点到来。那样我就可以

回到老家,见到朝思暮想的亲人和朋友。谁知临近年关,全国各地的疫情仍有上升的趋势。甚至有的地方离我打工的城市并不远,还有的地方离我的老家也很近。看来今年是回不去老家了……我很难过,但转念又想,全国各地有那么多和我一样的农民工,他们也都日夜期盼着团聚。如果都回到老家,过了年再回来,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全国大流动,恐怕真的会把疫情扩散。如果团聚给亲人带去的不是快乐,而是灾难,那回去就是罪过了。

晚上,房东来检修水管,我和房东无意间提起我今年不能回家过年了,他笑着说:“除夕晚上就到我们家来,咱们兄弟一起过年。”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,虽是异地他乡,我却感受到家的温暖。我在心里默默期盼着疫情早一点结束,把以后的日子都过成年……

从图片上看,小黄房间的屋顶有一盏灯,没有灯罩,就这样恣意地发散着光芒。桌上还有一盏点亮

的台灯,笔记本电脑打开着,停留在word文档的界面。那些闪烁着金属光泽的工具,收敛了野性的光芒,安安静静,干干净净地倚在墙角。小黄的床铺是上下简易铺,下铺铺着一条整洁的蓝底碎花的床单。上铺围着一圈白色的布幔,布幔半拉开,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两层书。我依稀看到很多外国作家的作品: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《癌症楼》《月亮和六便士》……这就是小黄的流动书房吧。

记小黄说过,每天下班后,不管多晚多累,他都坚持写点什么,工作越是苦越是累,回来后想写点什么的愿望反而越迫切。

这洁白明亮的灯光,光晕照亮了夜空,那是一个在文学路上跋涉者的精神生命的原点。有这些文字和书籍的陪伴,还有热情的工友和房东,小黄不回家过年,他会会有一个难忘的春节。春风追逐中,他会在文字中回家,在文字中表达他对故乡的热爱,对亲朋好友的祝福。

## 花灯照旧年

□四川蓬安 王优

新年将临,喜气日浓。超市里,各式各样的花灯,福字,彩饰,炫彩夺目。

犹记去岁,潇潇寒雨中回家过年。一到家,满院的红灯笼飘呀飘,过年的气氛迎面扑来,一下子欢喜得很。楼顶檐下,院前屋后,树枝上呀,梁柱头呀,大大小小的红灯笼晃着,红彤彤的穗子舞着,金灿灿的福字飘着……先生拍了视频,发朋友圈,说:看老家搞的五百万灯光工程!引来一片点赞叫好。

这些花灯,是侄女网购的,花钱不多,喜庆和吉祥却因此进驻简陋的小院,洋溢在每个人的心间。心中无限感慨:多么好的日子!想起往昔,儿时过年的褴褛与丰盈,特别是父亲带领我们一起亲手做花灯的情形,那温暖的记忆一直留存至今。

有一年,过了腊八,晨起,父亲揣了弯刀去竹林,一会拖回根新竹,将竹枝剥在院坝边的香樟树下,啪啪破开,声音有如裂帛。凛冽的寒气里,新竹的清香沁心入肺。他动作娴熟,三五两下,将竹子劈成匀称的小块,青黄有别,厚薄不一。

爸爸要编篾箕吗?不,我们来做灯笼——做盏花灯好过年,喜气。父亲笑了,不苟言笑的他笑了。

我已不记得,父亲是称了麦子还是大米去集上卖了换钱,买回了红红绿绿的彩色纸,还有毛笔,一小盒颜料。竹制的灯笼框架已经成型,扁圆恍若壮硕的老南瓜。接下来,是糊上彩纸,画上图案,缀上穗子。

糊彩纸,画图画,都是父亲的事。他读书不多,也没学过绘画。大地就是画布,花草树木,飞禽走兽就是长在心中的图案。蘸了墨,调了粉,喜鹊登梅,鱼戏莲叶,竹舞清风……父亲忽似得了马良的神笔,那些花啊鸟的,在纸上活起来……

接下来,做花朵和穗子,父亲就要我们参与了。买回来的彩纸是平整光滑的硬纸,而做粘花吊花,做穗子,都需要皱纹纸。父亲根据需要裁好各色纸,拿出筷子,以筷子为轴心,将纸按一定角度方位卷在筷子上,将筷子端端正正立于木桌上,左手扶住上端,右手拇指食指中指一起用力,顺着筷子将纸往底端压。父亲一边示范,一边教我们。待筷子上

的纸都被压至底端,他取出筷子,将压缩成团的纸一张一张慢慢展开。哈哈,如风吹皱一池春水,纸张光滑不再,好看的皱纹似水波如涟漪。再将红的绿的黄的褶皱纸一层层粘起来,月季呀,玫瑰呀,大朵大朵漂亮的花儿开在小木桌上,仿佛春天提前来到我面前。再穿针引线,将各色花朵连成串,做成想要的花束和穗子,或粘或挂或系。花枝和叶片,做法亦大同小异,只是枝与叶,一般不用有褶皱的纸罢了。

做好的花灯,悬在屋檐下,红色的穗子飘呀飘。有人来了,一眼盯着:呀!你屋这年过得红火——还买了灯笼!

不是买的,做的!我抢着说,我爸爸自己做的!再看看,那纸糊的竹架子灯笼好像更漂亮了……

那盏手制的花灯一直悬在檐下。元宵节过去了,清明节过去了,中秋节过去了,灯的颜色浅了,画痕淡了,花儿谢了,依然没有取下。花灯里,十五瓦的旧式灯泡,那微弱的光穿过荒烟蔓草的岁月,一直亮在那里,亮在我心里……

## 一星期

□南京 俞月花

“叮咚……”下午4点半,微信朋友圈里闪出几条图文信息。家住淮安的涂大姐在家做山药肉圆,外焦里嫩,色香味俱全!家住扬州仪征的印大姐,最近一周朋友圈里发的都是寄往全国各地的快递礼盒。她在当地经营一家猪头肉店,生意红火。

她俩都是我的病友。三个月前,我们前后脚住进南京鼓楼医院。我和印大姐确诊甲状腺乳头状癌。涂大姐7年前手术切除了甲状腺,这次转移到淋巴结。

在我们之前,病房里已住着一位六十多岁的王大姐。儿子媳妇都在南京高校工作。她退休后从山东老家来南京帮忙带孙子。健康人听到“癌”字,大多会“避而远之”。好在,我爱人很淡定。生活照常、工作照常。老领导得知后鼓励我:“有病治病!”单位领导得知后,鼓励我勇敢面对,多想想一双儿女,劝我尽快手术。因工作结识的鼓楼医院党宣办的柳主任、王老师安慰我:“人一生如果一定要得癌,那就得这个甲状腺乳头状癌。症状最轻,最好治。”

因此,住进癌症病房前,我已经做过了初步心理建设。没想到,癌症病友们那么团结,病房氛围极好。

第一天晚上“卧谈会”,29床的王大姐夫妇跟我们分享了儿子的故事。“他从小读书好,拿各类奥数大奖,保送南大,考取斯坦福大学,又回到南京任教,成为母校‘最年轻的正教授’。”王大姐夫妇欣慰地说,“这辈子,得此儿,无憾!”

第二天晚上“卧谈会”,印大

姐跟我们分享了她女儿前不久大婚的视频。她查出甲状腺疾病后,没有立刻就医,而是先忙女儿的婚事。“我就这一个宝贝女儿,大学毕业,在我们当地中学做英语老师。我想不管怎么样,要体体面面先把女儿嫁出去。”印大姐在家里大事小事一把抓,什么都安排得妥妥当当。

第三天,我被安排在第二台手术,印大姐第三台。上午8点半,孩子他爹淡定走来,给我一颗“定心丸”。10点半,他和护士一起把我推进手术楼层。我被推进手术室,11点多一剂麻药后,就“睡着了”,等我醒来手术早已结束。到病房后,还没做手术的和术后可以下床的病友及家属都围拢来探望我。

这天夜里,27床病友陈老师看看我,再看看印大姐,笑着说:“昨晚属你俩话多!今晚都安静了!没事!明天下地后,接着聊!”10月的夜晚,已有些凉意。涂大姐的丈夫给我爱人拿来一床薄被,说“你盖着,要照顾人的人不能受凉感冒了。”

术后第二天,9点多拔了导尿管,我就下床走路了。大家都夸奖我:“真坚强!”那天,轮到涂大姐做手术!我无法说话,但看着躺在手术床上的她被推向电梯时,我跟她大拇指相对,加油!加油!!

那晚,我们在无声中微笑着做手势彼此鼓励。

出院那天,我们互加了微信。我们都有家庭有孩子,都热爱生活爱生命。我们因疾病相识,也将在积极治疗中,彼此扶持着。余生,只要努力,日子还会越来越好!

## 生吃萝卜赛鸭梨

□辽宁沈阳 张蓬云

“春吃顶,秋吃根儿,冬至腊月吃当心儿”,这说的是北方人生吃萝卜的技巧。你看,开春时节,萝卜发芽,水分聚于顶,萝卜的顶端脆生。秋天的萝卜,是刚出土不久,根部水分足,咬一口,清脆生汁。时间到了冬至或腊月了,就是储存了一段日子,可还没发芽,萝卜当心儿,就是中间的部分水分足,好吃。

生吃萝卜是一般市民百姓的家常菜,特别是在前些年的东北。一到冬天,城里的百姓人家的晚饭,几乎全是高粱米粥、苞米面饼子。菜是白菜土豆,换新样儿,就是咸菜或者萝卜蘸酱,没有别的菜。当然了,也是吃不起别的菜。

吃高粱米粥,咬一口生脆的萝卜蘸大酱,清凉、爽口,刺激口感,引发食欲。虽然前几十年老百姓的日子大都清贫,但一家五六个孩子也都长得虎头虎脑的壮实,不“三高”,也不虚胖。

萝卜不仅可以伴饭生吃,也能当饭后的水果或茶点。从前每到秋冬,街边或繁华闹市就有摆摊卖萝卜的,那种绿皮紫心的

“心里美”萝卜。卖主儿要把萝卜洗净摆好,再把一两个萝卜削皮,用刀切出花瓣样,放在显眼处招徕顾客。卖主还要大声喊“心里美萝卜脆萝卜,咬一口赛鸭梨呀。”或者是喊“吃萝卜喝茶,闲得大夫满街爬。”小商小贩嘛,文化不多,为了证明生吃萝卜有益于健康,不易生病,医生就清闲了的因果关系而已。当然,用个“爬”实为不雅。

清代文人赵翼有诗:“辣玉甜冰常饷是,不知世有乳蒸豚”。辣玉,萝卜的别名,他说吃饭时如果常吃清冷的萝卜,其美味会让你不知世上还有蒸乳猪这道佳肴了。您瞧瞧,他把生吃萝卜捧得有多高。

大胡萝卜,青萝卜都是好菜。无论是生吃还是炒、炖汤,或是搭配豆腐、粉条、肉丸为伍,都能让人开胃生津。沈阳名菜“大丰收”就是萝卜、小白菜、黄瓜、大葱、小油菜、菠菜、园葱等蘸酱,颇受北京人的欣赏。无论大小饭店酒楼都有“大丰收”,他们吃后说东北人挺讲究,这才品出了生活的原汁原味,妙不可言呀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484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